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周禮訂義卷十二

宋　王與之　撰

内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内宰宫中官之長○愚案自内小臣以下皆内宰為之長○

賈氏曰内宰治婦人之事對太宰治百官故稱内宰太宰不稱外則兼統内

吕氏曰天子理陽道后治隂德風化並行故賛治之

官皆曰宰内宰屬之太宰意其治家之道亦權衡審訂於大臣格心之所自出歟

愚案宫中官不過三項宫正宫伯宿衞之官今之環衞是也宫人掌王寢洒埽次舍之事今之修内司是也至於内宰凡宫中之奄豎與諸嬪御皆在所統則今之入内内侍省都知是也其體甚大其官甚尊其長以下大夫其屬無下士可謂尊矣

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内之政令

賈氏曰書謂書之於版○劉執中曰内宰所掌六宫之陰禮九御之婦職王内之政令閽寺之法禁皆其所以為書○鄭鍔曰書所以教宫人如後世女則女訓之類○鄭康成曰版謂宫中閽寺之屬及其子弟録籍圖王及后世子之宫中吏官府之形象○劉執中曰宫内百職之名氏皆載於其版宫寢内外之廬寺皆畫於其圖所以分宿衛之所居○王昭禹曰王内后宫也○鄭鍔曰小宰所治之王宫乃王之六寢此所治之内宫蓋后夫人所居之宫乃王之北宫夫以王者之尊嚴后夫人之寵貴而中宫之事乃以朝廷下大夫統

治而宰制之其意以為第裯既交則情與爱洽顔辭媚熟則公為私奪故雖宫闈之政令一以付之宗大公至正以塞險詖私謁之原故名官曰内宰而使掌書版圖之法焉○黄氏曰康成謂政令施閽寺者非均稍食分人民皆為政令不獨施於閽寺

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

易氏曰鄭氏謂稍食為吏之廪禄人民為吏之子弟恐非吏與子弟所可得而至胡五峯疑宫吏與妃嬪

雜處以經考之自有明文秋官掌戮曰宮者使守內
蓋王內之職惟內小臣奄四人為上士其餘皆非命
士則知所謂宮者皆人民也以版圖之法治之如某
所為宮其所為寢其所為廬舍分以守之故曰分其
人民或謂國君不近刑人刀鋸之餘春秋所戒何至
后宮之邃嚴而刑餘之錯列歟是不然王內之人民
猶王宮之人民司隸帥四翟之隸以守王宮則責之
以守而已非近而親之也與後世親內官而踈外庭

者異矣○陳君舉曰分其人民以居之只看目錄便無可疑天官一篇應於外朝盡用士人為之至醯醢酒漿之屬却是奄人女奚自内宰而下内小臣寺人内竪至女史皆奄奚為之至於典婦功典絲枲染人屨人茍外有司可為者依舊是士人為之而内司服與縫人又非奄人不可所謂分其人民只是許多奄人女奚女御在宫閫之執事者耳○鄭鍔曰均其稍食與宫正所均者同分其人民以居之與宫伯授八次八舍之職事同宫正宫伯所均所授者王之宫此所均所分者王之北宫所以不同

以陰禮教六宫

鄭司農曰陰禮婦人之禮○王昭禹曰凡內事皆陰也后祭市謂之陰禮司徒教親謂之陰禮與此意同

鄭鍔曰周制后有六宮猶王有六寢正宮一以聽內事燕宮五以息燕其制以一宮為中四宮處四角而正宮一則在前不名曰寢乃曰宮者蓋寢則息燕之義宮則隱蔽之言息燕非婦人所宜言而婦人以隱蔽為自重故王謂之寢而后則名曰宮六宮者指后言之不曰王后而曰六宮不敢斥言王后之尊與王

同體不斥言示訓也后爲六宫所取正猶教以隂禮者蓋王后正位宫闈同體天王治亂因之興亡係焉能知隂禮則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裏謁不干于朝外言不入諸閫關雎之風行彤史之化修矣

以隂禮教九嬪

鄭鍔曰九嬪九人猶朝之九卿經曰内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嬪居九室掌婦學之法以

教九御祭祀則賛后賓客則從后所任為尤重不知禮則上納王后於邪下帥九御為非矣故亦以陰禮教之說者謂均名曰陰禮既言以陰禮教六宮又别言以教九嬪何也葢有王后之陰禮有九嬪之陰禮教后以配王之陰禮其禮為大教九嬪以婦人之陰禮異夫王后之所謂陰禮也故别言之以明其異○鄭康成曰教以婦人之禮不言教夫人世婦舉中省文也

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

鄭康成曰婦職謂織紝組紃縫線之事○王氏曰婦職之法所以事王及后共祭祀賔客之職法九御女御○王氏曰女御八十一人每九人則屬一嬪故謂之九御○黄氏曰九御名官曰女其御於婦道有所未知也○王氏曰使各有屬使屬於九嬪○杜子春曰二事絲枲之事○王昭禹曰大宰以絲枲之職任嬪婦内宰以絲枲之事作九御蓋九御勤於絲之事則天下無不蠶者九御勤於枲之事則天下無不績者○易氏曰二事之說鄭氏以為絲枲王氏新傳以為祭祀賔客之事非也二即貳也左氏載史墨文言曰物生必有兩有三乃至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知王以三公為貳則知王后以三夫人為貳矣知諸侯以三卿為貳則知三夫人以九嬪為貳矣以至九嬪則貳之以二十七世婦二十七世婦則

貳之以八十一女御正合此經各有屬之義○黄氏曰九嬪職曰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婦功即婦職作二事者也與婦德婦言婦容皆為陰禮特言二事著女御之職也世婦以上無絲枲功事必使内宰教九嬪者古人學必有師雖女子亦然故九嬪職謂之婦學不教世婦世婦知婦道矣

鄭鍔曰說者謂周制天子六宮自后而下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内宰宜皆在所教也獨教六宮教九嬪教九御上不及夫人下不及世婦何也葢夫人猶王之三公坐而論道三夫人亦從論婦禮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非明道者不可以處其

位然不明婦禮豈可以處三夫人之職哉六宫之尊猶且教之則三夫人從可知矣嬪之為言賔也猶朝之九卿焉而婦則執婦道以事人者也於其尊而有賔道者猶且教之則世婦從可知矣

李氏曰男女之際人所甚重前哲備言之矣然而賢妃聖后之不世出亂國亡家者往往皆是葢婦人之性陰昧而柔弱鮮克正者堯之試二女以嬪于虞以觀厥刑焉堯之二女其淵源非不善尚曰舜能以義

理下其心則不漸以教不摩以禮其不行婦道明矣夫后妃同體於王其次嬪御亦所愛幸一舉動足以旋轉天地薄蝕日月其為禍福不可勝言矣並寵則妬不荅則怨懰則有讒言愛則有私謁府庫或為之空刑賞或為之濫姦邪或為之昌忠義或為之畫冢嗣或為之易帷簿為之不修社稷為之不食妺喜之殺桀妲己之殺紂此類豈少哉成周内宰之職王宫之中自王后而下至女御之卑皆受教皆習禮德皆

正言皆順無治容無廢功無侈服無衺道則閨門之
内何有不肅傳之天下何有不化關雎之不淫葛覃
之躬儉樛木之無嫉妬螽斯之多子孫卷耳之輔佐
求賢兎罝之莫不好德於此見矣王道安得而不成
乎
林之竒曰宮禁之密房闥之事内宰何能教之男女
之别正家所先未聞使外官治内事也后夫人以下
欲無驕侈嫉妬無讒言私謁在人君正身率之耳豈

使内宰教之乎舜以匹夫而妻帝女使執婦道於虞氏書曰嬪于虞葢以德化之也文王能使太姒之有德亦身率之耳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皆非使人而教之也

正其服禁其奇紀宜反衺似嗟反展其功緒

王氏詳說曰后六服夫人揄翟闕翟九嬪則鞠衣世婦則展衣女御則緣衣此所謂正其服○劉執中曰六服自存其制不可踰此謂常居之服亦有物色可以僭上而邀寵者必正之尚德也○鄭鍔曰惡莫

大於奇衺奇則怪而不常衺則僻而不正左道之禍常由是生漢武帝后宮為方術所誤呪詛之變與巫蠱之姦起以大逆亡道坐死者前後數萬人由不禁之於早耳○鄭康成曰展録也緒業也○鄭鍔曰既作二事於前則當省其功緒於後作之而不省則勤者不見知而怠者以嬉遊廢業

楊氏曰嬪婦内職也而列之天官之屬内宰涖之教以陰禮婦職之法使各有屬以作二事禁其奇衺展

其功緒則内無曠職而作淫巧以蕩上心者不容於其中矣其進御以時敘焉則便嬖暱寵之私亦無自而有關雎化行雖曰后妃之德亦先王治國家中外一體也後世先王之法廢中外離絶不相統一竒衺無禁功緒不展而婦式之法不行焉逸居無教言德功容不循正道妬寵相乘而嬖暱之私得以干其上矣自周衰迄於漢唐女禍無世無之職此之由不遵先王之成憲而能正家而天下定者未之有也

大祭祀后祼(古亂反)獻則賛瑶(音遥)爵亦如之

鄭鍔曰周制王后無祭天之事則大祭祀者祭宗廟也○王氏詳説曰王以圭瓚酌鬱鬯祼后以璋瓚酌鬱鬯祼王以玉爵酌醴齊朝獻后亦如之王以玉爵酌盎齊饋獻后亦如之若夫后所酌瑶爵者謂羨尸時也葢王之羨尸以玉爵酌醴齊后之羨尸以瑶爵酌盎齊是九獻之禮后與王之所以相爲異同也○賈氏曰已上三事内宰皆佐后祼時以璋瓚授后獻時以玉爵授后故云賛也瑶爵亦如之后亞王而酳尸

則內宰以瑤爵授后亦贊之也○鄭鍔曰后當行祼獻之禮內宰贊其事使不失節至於用瑤爵以獻之時則亦贊焉鄭康成謂瑤爵者尸卒食王既酳尸后亞獻之其爵以瑤為飾然考之於禮既祼之後從獻之時王以玉角酌玄酒后以玉爵酌清酒朝獻之時王以玉爵酌盎齊后以瑤爵酌醍齊自三獻以至九獻王皆以玉爵后皆以瑤爵康成特指七獻之時所用之爵恐非也○史氏曰瑤玉之次公劉之詩曰維玉及瑤后之爵降王一等以瑤為之示次玉也

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

鄭鍔曰后之服六而祭祀之服所用不同祭各有位

而后之位所立各異如祭先王則當禕衣祭先公則當揄狄祭羣小祀則當闕狄是正其服也如君在阼則夫人在房君西酌犧象則夫人東酌罍尊是正其位也○鄭康成曰薦徹之禮當與樂相應○王氏曰告以出入進止之節使與禮樂相應○王昭禹曰記曰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詔其儀則使其容比於禮其節比於樂

贊九嬪之禮事

鄭鍔曰當奉祭祀之時九嬪即贊后薦徹豆籩九嬪

所舉應禮則后之所舉得禮矣宜有以賛之

凡賔客之祼獻瑶爵皆賛

鄭康成曰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爲賔客者祼之禮亞王而禮賔酢○賈氏曰大行人上公再祼而酢謂王先一祼次后再祼也祼時大宗伯代后至於拜送則内宰亦賛后拜送爵　獻謂王饗燕亞王獻賔也瑶爵亞王酬賔也坊記曰陽侯殺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享廢夫人之禮

王昭禹曰先王承賔猶承神故大饗之禮惟不入牲

其他皆如祭祀是以祭祀后有亞祼亞獻與瑶爵羨尸之禮而賔客亦如之祼獻則王禮賔客而后亞獻瑶爵則王酬賔客而后亞王酬賔客○王氏曰不言后以上文祼獻瑶爵言后從可知也

致后之賔客之禮

鄭康成曰謂諸侯來朝覲及女賔之賔客○史氏曰后之賔客公卿大夫之妻而外之命婦亦然○賈氏曰致后之賔客之禮者謂若酒正致后之賔客之禮其掌客致夫人之禮彼諸侯夫人致禮于賔客之法明后亦致牢禮於賔客鄭注掌客凡夫人禮皆使下大夫致之

則此內宰亦下大夫也女賓之賓客訓鑑內同姓諸侯夫人有會見王后之法亦致禮焉

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

賈氏曰喪言凡則王及后世子以下皆是內宰佐后使其屬官治外內之命婦○鄭康成曰使使其屬之上士內命婦謂九嬪世婦女御○鄭司農曰外命婦卿大夫之妻王命其夫后命其婦○賈氏曰夏殷之禮爵命不及於士周之禮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夫尊於朝妻榮於室則士妻亦為命婦可知不言三夫人三夫人從后不在治限○王昭禹曰凡喪事則外內命婦皆有衰麻

之服哭泣之位○賈氏曰正其服之精麤位之先後而其事則有治之者后之所使内宰所佐也

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諸允反制祭之以陰禮

劉執中曰朝以聽天下之政故君立之天道也市以聚四方之貨故后立之地道也○禮庫曰周制國君夫人世子命夫命婦過市皆有罰所以别朝市辨義利分貴賤今内宰却佐后立市市井之令出於房闥

之中此漸不可長而況宮中之秘密却與市井之事其意果安在○愚案此特體地道以始立市耳既立則后何預其事○王氏詳說曰洛邑營於周公攝政之五年此書作於六年是朝市之位已立矣何於此而復佐后立市乎是知此書周公作之為天下後世法○王氏曰次其官之次則司市所謂思次介次是也○王氏詳說曰司市云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所謂思次者市師涖焉所謂介次者胥師賈師涖焉此設其次也敘其地之敘司市所謂各於其地之敘是也肆謂陳物之肆肆長所謂各掌其肆之政令是也○史氏曰肆鋪設○鄭康成曰陳處也○賈氏曰為有諸物

皆陳列之度丈尺量豆區之屬○杜氏曰淳讀為純純謂幅廣制謂足長○賈氏曰趙商問天子巡守禮制大八尺純四𠶌何荅云制丈八尺咫八寸四咫三尺二寸又大廣四當為三字三八二十四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為四也

○鄭康成曰陰禮婦人之祭禮○史氏曰市成而祭后旣與焉謂之陰禮可也○王氏曰市陰也陰以作成效法為事祭之宜象其事焉○劉執中曰祭之以陰禮神地之道使民信而不欺

中音仲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

鄭鍔曰觀祭義之篇曰古者天子必有公桑蠶室近

川而為之築宫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卜夫人世婦之吉者入蠶于蠶室及獻繭遂朱緑之元黄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葢王者以奉宗廟為重以躬致其服為盡孝故王以躬耕之穀為粢盛后以親蠶之絲為祭服然蠶必以時時至而不詔告之則有失時之慼中春者可蠶之候也時則詔后帥外内命婦以共事必於北郊者婦人受陰之義說者謂月令季春之月鳴

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而先儒於祭義大昕之注亦以為季春朔日今此仲春詒后何也然以七月之詩攷之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爰求柔桑謂仲春也倉庚以仲春鳴記禮者乃言季春豈仲春者蠶事之始歟謂之始蠶意可知矣○李氏曰普天之下蠶者非一女而后猶親蠶天下之女子有不遵微行求柔桑者乎耕者非一男而后猶佐天子之耕天下之男子有不饁南畝喜田畯

者乎○張氏曰周自后稷歴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有室家則躬織紝之勤相相勉不忘乎艱難此王業之基也故葛覃之詩曰為絺為綌服之無斁而序以為后妃之本後世幽王惑褒姒而廢申后以召犬戎之禍而詩刺之曰婦無功事休其蠶織蓋推其禍端良由稼穡織紝之事不聞于耳不動於心以至於此

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

王氏曰內人王內之人○王昭禹曰謂之王內以內屬於王謂之內人以人屬於內○賈氏曰案典婦功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齎嬪婦既是九嬪世婦明內人是九御○賈氏曰稽猶計也功事絲枲之事○王昭禹曰展而視之非一時稽考其成而已

展言緒則所展者功之綸緒稽言事則所稽者功之成事○王氏曰既均其稍食歲終則會之既展其功緒歲終則稽之

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

王昭禹曰典婦以功獻於后內宰則佐后而受之○鄭康成曰獻功者九御之屬賈氏曰布帛之等縷小者則細良縷大者則麤惡令言麤不言惡言良不云細者互見其義○王氏曰小大比其制麤良比其功制中度功中程而又善則在

所賞制不中度功不中程而又惡則在所罰

會内宫之財用

鄭康成曰計夫人以下所用財○王氏曰會内宫之財用為大宰歲終受其會故也

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令于王之北宫而糾其守

賈氏曰正歲建寅之月○鄭康成曰均調度○王氏曰稍食歲終既會之矣正歲又均焉功事歲終既稽之矣正歲又施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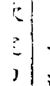
鄭康成曰北宫后之六宫謂之北宫者繫於王言之明用王之禁令令之○王昭禹曰有謂之内宫有謂之北宫言内宫則知王宫為外言北宫則知王宫在南守宿衛者○賈氏曰謂若宫伯所掌士庶子糾其情慢者也○鄭鍔曰内宰於内人之稍食何其切切耶於每歲之終則必會之於正歲之始則必均之歲終者周人之歲十月也正歲者夏人之歲正月也十月必會者謂一歲之終則一歲之功事已成食一歲之廩稍則宜一歲之功事可稽矣於是之時會之者所以稽其一

歲之成効是故佐后受其所獻之功乃比校其小大與其麤良以行賞罰於是時又併與一歲之財用皆會之因一歲之費而責一歲之効如此其嚴正月必均者謂一歲之始則一歲之功事始施始焉不均其廩稍則終焉不敢責其成効於是之時均之者所以施其一歲之功事功事已施於是表揭禁令於北宮又從而糾其所守使無敢遊觀而去守以妨一歲之功事故特指王之北宮言之則因一歲之始而施一

歲之事如此其嚴然則切切於內人之稍食豈徒然哉

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直龍反)稑(音六)之種而獻之于王

賈氏曰上春亦謂正歲以其春事將興故云上春○鄭康成曰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古者使后宮藏種以其有傳類蕃孳之祥必生而獻之示能育之使不傷敗且以佐王耕事共禘郊也○劉執中



曰種必生於六宮以其有地之道生生不窮之祥○史氏曰凡種稑之種必藉后宮生之者欲其亦知稼穡之艱難不然外庭之臣豈乏司農司穡必待出於六宮之手○鄭鍔曰經言三農生九穀固不一種獨於穜稑之種則三言之司稼辨之而縣于邑閭舍人縣之於歲時内宰生之於上春皆以種稑為言則知穜稑非九穀也司農謂先種而後熟則謂之種後種而先熟則謂之稑言生穜稑之種則凡九穀之或先種後熟或後種先熟者皆生之也觀詩人有黍稷穜稑之言謂黍稷之有先後然則

非掐種稑為穀明矣

總論

鄭鍔曰后之尊與王同體賔客之來則有禮賔之事祭祀之時則有助祭之事建國則立市共祭服則親蠶耕耤則獻種歲終又受后宫獻種之事則為后者不為無職立内宰之官或佐之或贊之或詔之或正之如是其詳然先王之意不止此耳中宫之貴椒房之寵命下大夫為之宰以治宫中之政令則制以天

下之公法實所以杜驕侈之原

陳君舉曰嘗讀關雎知三代而上后妃極天下之選矣后妃母儀天下而嗛嗛然有不足配至尊之意當是時夫人嬪若干人世婦若干人女御若干人各以其職奉上所以共賓祭蓄子姓之官備矣后方惻然遐想幽深側陋之間尚有遺賢宜配君子求而不可得則中夜不寐展轉歎息庶幾得之吾當推琴瑟鐘鼓之奉與之偕樂而後慊后德如此則宮掖之政一

以聽后之所為奚不可者今内小臣而下凡閽官九嬪而下凡婦官下至於女奴曉祝者曉書者曉裁縫者必屬之大臣則夫員數之增損職掌之廢置禄秩之多寡賜予之疏數皆禀命於朝廷而后不與且使内宰得以稽其功緒而賞罰其勤惰苟違有司之禁雖天子不得自以為恩是故私謁不行而内政舉古之所謂正家者葢如此

内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奄稱士者異其賢○賈氏曰上酒人漿人等奄並不稱士則非士也用奄者以其所掌在內故也○呂氏曰奄位極於上士先王防患之意蓋微○李氏曰周禮之內餘奄皆不命官官之位天象所有指其居次或在帷簿之內論其職掌或閒牀笫之言固不可以詬辱俊乂渾殽男女用奄人是乃制事之宜

愚案先王之時宦者不過數十人內小臣四人寺人五人內豎五人閽人每門四人而已不若後世之多旣總於內宰而內宰又屬於冢宰上下相統

得以進退用舍之則不賢者自不容於其間後世不然宮中官則皆奄人既不屬宰相所以縱横而莫制

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

鄭康成曰命謂使令所為或言王后或言后通目○王昭禹曰正其服則后之六服所用不同正其位則祭祀賔客喪紀所以為禮者其位不同○王氏詳說曰有王之服位有后之服位有王之命令有后之命

令夏官太僕小臣之於王天官內小臣內豎之於后其職一內小臣云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太僕云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是大僕之職與內小臣同內豎云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小臣云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法儀是小臣之職與內豎同然大者掌其大小者掌其小大僕小臣之所由分則內小臣所掌宜若掌后之小命乃曰掌王后之命至其通令與凡小事

則內豎掌之此足以見后之次於王矣況后言命而不言大命王后雖有好令於夘大夫曾何大命之有是知大命皆在於王也周之時后且不預王之大命況其他乎○鄭鍔曰內宰於王之服位則正之而內小臣亦正之內宰正之於大祭祀之時內小臣正之於宮闈之中

后出入則前驅

史氏曰前驅者前訶肅衆○賈氏曰小臣是奄人與后導道

若有祭祀賔客喪紀則擯

賈氏曰祭祀賔客喪紀此三事后皆有事則與后為擯賛○鄭康成曰擯為后傳辭有所求為

詔后之禮事相息亮反 九嬪之禮事正内人之禮事

鄭康成曰詔相正者異尊卑○賈氏曰詔相正皆是上擯后尊故云詔詔告而已九嬪稍卑則言相相佐助之女御卑直正之而已

徹后之俎

鄭康成曰俎謂后受尸之爵飲於房中之俎○賈氏曰天子

諸侯祭禮亡案特牲薦俎乃受尸之酢次主婦酳尸尸酢主婦於東房中受尸之酢亦有薦俎后之俎小臣所徹亦約與士禮主婦之俎同也○易氏曰膳夫言凡王祭祀賓客則徹王之胙俎胙亦俎也尸與賓之胙王其胙有饌饌皆有俎故謂之胙俎后亞王之祼獻瑤爵則其胙俎一也徹后之俎而不言胙者胙以王為主后亞王而已○王氏詳說曰后之俎而不言胙者鄭氏謂后受尸之爵飲於房中之俎是亦胙俎之謂也蓋尸之胙王與夫賓之胙王其俎皆謂之胙俎但胙俎為至尊之俎后不言胙者屈其尊故耳

后有好呼報反事於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亦

如之

易氏曰好事則以物問遺於諸侯之親者好令則以言問勞於卿大夫之親者○史氏曰后之族有尊后之族有親遠在四方豈得恝然不與之接其饋餉問勞之禮乎故好事好令則內小臣得馳傳而往焉其曰卿大夫者卿大夫之家也○賈氏曰后有族親在四方謂畿外諸侯於王有親若魯衛晉鄭之等也於卿大夫亦謂同姓族在朝廷者○陳及之曰胡五峰謂婦人無外事以貞潔為行若外通諸侯內交羣下則焉用君哉人臣尚無境外之交曾謂王后可乎其疑是矣而未足也先王之政

以端本澄源為先故擇配之際必得賢妃貞女以配君子其憂在進賢不淫其色見於闗雎尊敬師傅化天下以婦道見於葛覃求賢審官而無險陂之行見於卷耳於是有内宰之官以陰禮教六宫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女御自三夫人以下莫非賢婦人況王后乎若是而外通諸侯之懿親内交卿大夫之賢者不過助天子政治而已古者天子享諸侯有王后亞獻之禮上公來朝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

膳大牢致享大牢侯伯來朝亦如之子男來朝夫人致禮六壺八籩如曰婦人無外事亦甚不可矣是故欲行周禮者當自天子一身始以正心誠意為之本以之齊家以之治國以之平天下則政事無一不善處不然外通諸侯內交羣下相與連根固蔕是幽后所以亡周豈周公舊典乎○鄭鍔曰唐明皇時宦官用事殿頭供奉委任華重持節傳命震動四方所至郡縣奔走獻遺動以萬計卒成大亂非此內小臣比矣

掌王之陰事陰令

鄭康成曰陰事群妃御見之事陰令王所求為於北宮

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

鄭康成曰閽人司昏晨以啓閉○王昭禹曰不以晨門名官而謂昏者葢守中門尤宜謹於昏故曰閽人

愚案其職云掌守中門之禁惟雉門目此言每門者言中門據有禁守者言之其寔王之五門使墨者守○賈氏曰此掌戮文鄭注謂黥者無妨於禁御○黄氏曰禮家説王宮五門則二十人囿

游之數不著成康之世刑措不用其守門者安能有墨哉漢文帝廢肉刑至景帝遂募死罪為宮

或以為王有五門四面皆有中門故曰每門義亦通

鄭康成曰囿御苑游離宮○黄氏曰游陂池文王靈沼王宮嚴密之地不得不謹囿游之地何必如是此足以見内外一體皆所以嚴一人之奉初不以囿游而少忽也囿游無間於王宮則燕游不足以損德○薛平仲曰閽人專守王宮中門之禁中門蓋治朝之

外門於王内若不相闗於囿游亦非所及大宰列閽人於内小臣之後且曰囿游亦如之果何意哉葢嚴於内者當有以防於外而觀游之所尤隙之易以乗閽人於中門之禁凡喪服凶器潛服賊器哥服怪民皆有所不容入則離宫別苑之所御其防閑杜絶無異於中門之禁則外防固已嚴矣彼寺人於此以相道内人女宫之出入内豎於此傳達内外之通令孰有不闗於閽人哉今觀閽人於王宫每門凡四人則

皐中以見内外其所守於外者甚衆寺人於正内則五人内豎之幼者則始倍寺人之數其所居於内者甚寡守之者衆居之者寡周公經畫之容殆不可以言語盡

掌守王宫之中門之禁

鄭康成曰中門於外内為中若今宫闕門雉門三門也春秋曰雉門及两觀灾○史氏曰中門之禁亦容於外門以其過此則是王之宫庭使内官掌之謂之

閽人以其所職專在守門若今所謂司門是也○賈氏曰雉門外有臯庫内有應路故云於内外為中○鄭司農曰王有五門外曰臯門二曰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鄭鍔曰王之五門皆有禁特使閽人守中門之禁何耶以朝士之官考之外朝在庫門之外羣吏衆庶罷民窮民皆在其所蓋外之二門臣民皆可得而入若夫雉門之内則應門路門非臣民可得而妄入故於此有禁○王昭禹曰以治朝在路門之外中門於治朝為已近守禁之嚴於是而始

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

鄭康成曰喪服衰經凶器明器潛服若衷甲者賊器

盜賊之任器兵物皆可刻識奇服衣非常春秋傳曰尨奇無常怪民狂易○王氏曰孔子見齊衰者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蓋內有感惻則外爲之變動喪服凶器不入宮恐震動至尊潛服賊器不入宮則嚴禁衛奇服怪民不入宮則王宜非禮弗視非義不聽○史氏曰王之大內常人尚不得入今此奇服怪民皆指宿衛之士非外人也外朝之宿衛既有宮正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茲數者復禁而不入王及后者雖欲見不正之人不可得矣○黃氏曰此守中門者之職事也爲命夫命婦闢與掃除設燎之

事他門亦然

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色類反則幾其出入

史氏曰內人應役之人公器應用之物賓客公卿大夫之妻應得入見者然無帥者無所將帥非時而入出者也故必幾察之防其乘間○林氏曰所以防非常衛至尊之道○鄭司農曰幾謂無將帥引之者則苛其出入○王氏曰幾微察之也

以時啓閉

鄭康成曰時漏盡○賈氏曰若夏至晝則日見之漏六十刻夜四十刻○史氏曰謹其鎖鑰

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為之闢婢亦反

鄭康成曰內命夫卿大夫士之在宮中者○賈氏曰謂若宮正所掌者對在朝卿大夫為外命夫外命婦則總外內命夫之妻內命婦即三夫人以下辟行人使無干

掌埽門庭

鄭康成曰門庭門相當之地○賈氏曰閽人掌中門則門相當之地唯中門

若餘門各有守門者掃之

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力反 名蹕宮門廟門

鄭康成曰燎地燭○賈氏曰謂若天子百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所作之狀盖百根葦皆以布纏之以蜜塗其上若今蠟燭對人手爇者為手燭故云地燭 蹕止行者廟在中門外○易氏曰設門燎則設燎於門以為明蹕宮門廟門則蹕止行者以致其肅○王氏曰宮正凡邦之事蹕明所禁止者廣闇人蹕宮門廟門明所禁止者門而已宮正宮中廟中則執燭明所照察者内閽人設門燎明所照察者門而已

凡賔客亦如之

賈氏曰賔客在宮中廟中謂若享食在廟燕在寢○史氏曰賔客之奉無異宮廟亦宜肅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

鄭康成曰寺之言侍詩云寺人孟子○賈氏曰此奄人案僖公二十四年寺人披曰豈惟刑人披自稱為刑人明寺人奄人若然則寺人掌內人不掌男子矣秦詩欲見國君先令寺人者彼秦仲始大其官未備

正內路寢○賈氏曰謂后之路寢若王之路寢不得稱內以后宮故云內先鄭內宰注后六宮前一後五前一則路寢

黃氏曰寺人內豎皆奄王之正內五人則他處尚有之經不出不著員數葢掌女宫戒令職事為不可已者已在此則在他處者未必有職事雖闕之可也

掌王之內人及女宫之戒令相導其出入之事而糾之

鄭康成曰內人女御女宫刑女之在宫者○賈氏曰謂男女沒入縣官為奴者○黃氏曰女宫女還女酒之屬○史氏曰戒所以飭其怠令所以趣其行○鄭鍔曰內人或有出入寺人則以身相之以言導之其或不如法者又從而糾之○鄭氏

曰糾猶割察

王氏詳說曰内宰下大夫内小臣上士故内宰正后之服位賛九嬪之禮事内小臣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内人之禮事若夫寺人初非士不過掌王之内人及女宫之戒令此貴賤之所以分也甲者不得統尊賤者不得臨貴

若有喪紀賔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宫而致於有司

鄭鍔曰帥女宫而致於有司以供其役使之事鄭康

成云有司者宫卿世婦春官之世婦祭祀賔客喪紀掌女宫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故雖刑女以為役然下文又言佐世婦治禮事則指以為二十七世婦愚謂康成指有司為春官世婦者鑿說葢宫卿世婦以卿為之又以下大夫貳之爵位之尊幾與大宰小宰同列謂之有司或幾乎輕上爵然則有司者乃掌祭祀賔客喪紀之有司耳

佐世婦治禮事

鄭康成曰世婦二十七世婦○黃氏曰內人世婦自治禮事而寺人佐之故其職曰掌祭祀賔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概為粢盛

掌內人之禁令凡內人弔臨良鴆反于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而詔相之

史氏曰前言戒令後言禁令戒者戒於未然禁者禁於已然先後之序○黃氏曰上言戒令謂在宮有警戒之令此又言禁令謂將出宮弔臨于外故又有禁止之令○鄭康成曰從世婦所弔若哭其族親○賈氏曰鄭知非其弔臨者案世婦職云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故內人得從之也○史氏曰

內人弔臨于外非寺人帥之而往誰與監臨立於前而詔相之衆安敢不肅○鄭康成曰立其前者賤也賤而必詔相之者出入於王宮不可闕於禮

內豎倍寺人之數

鄭康成曰豎未冠者之官名○史氏曰今所謂小黄門是矣取其輕捷而能傳命○劉執中曰內豎奄之小者三代禮樂稱周為備六寢六宮之奄寺人內豎其衆不過十人

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

鄭康成曰內后六宮外卿大夫使童豎通王內外之命給小事者以其無與為禮出入便疾〇史氏曰掌王及后之令故曰內外總內及外之傳命故曰通通令〇劉執中曰文王為世子朝於王季問內豎之御者曰安否何如故曰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也若大事則非童奄之可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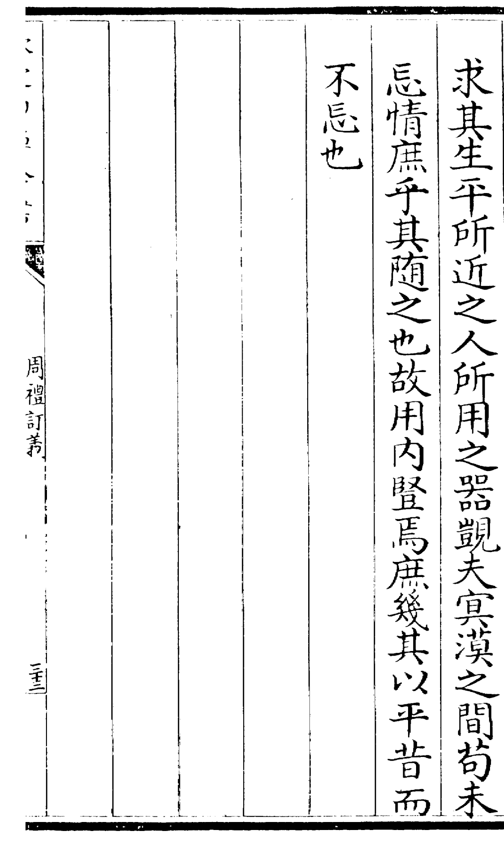
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為于偽反內人蹕

鄭康成曰內人從世婦有事於廟者〇賈氏曰案下世婦職掌祭祀賓客喪紀三事與此同明此內人從世婦而滌摡及為粢盛也〇史氏曰蹕所以止行人肅喧譁〇王昭禹曰為內人蹕其所禁止者王內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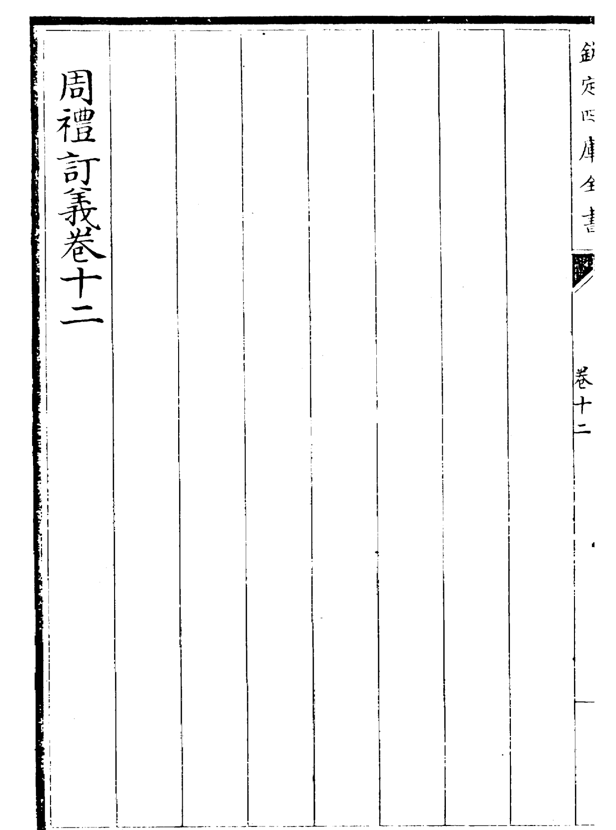
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及葬執褻器以從遣車（蹕音畢）

鄭康成曰喪遷者將葬朝于廟○賈氏曰及葬執褻器以從遣車者謂朝七廟訖旦將行在大祖廟中為大遣奠苞牲取下體天子大牢苞九个遣車九乘后亦同使人持之往如墓則內豎執褻器從遣車之後以其遣車載牲體神依之故使執褻器以從若生時褻器振飾

頮沐之器○賈氏曰案特牲為尸而有槃匜并有簞巾巾為振飾盥匜為盥手明其頮面沐髮亦有之然玉府褻器鄭注以為清器虎子與此不同者彼據生時故與牀笫連文若死者器物雖皆不用仍法其威儀故此注為振飾頮沐之器不為清器虎子



史氏曰死者不可復生謂其䰟氣之無不之也故必求其生平所近之人所用之器覬夫冥漠之間苟未忘情庶乎其隨之也故用内竪焉庶幾其以平昔而不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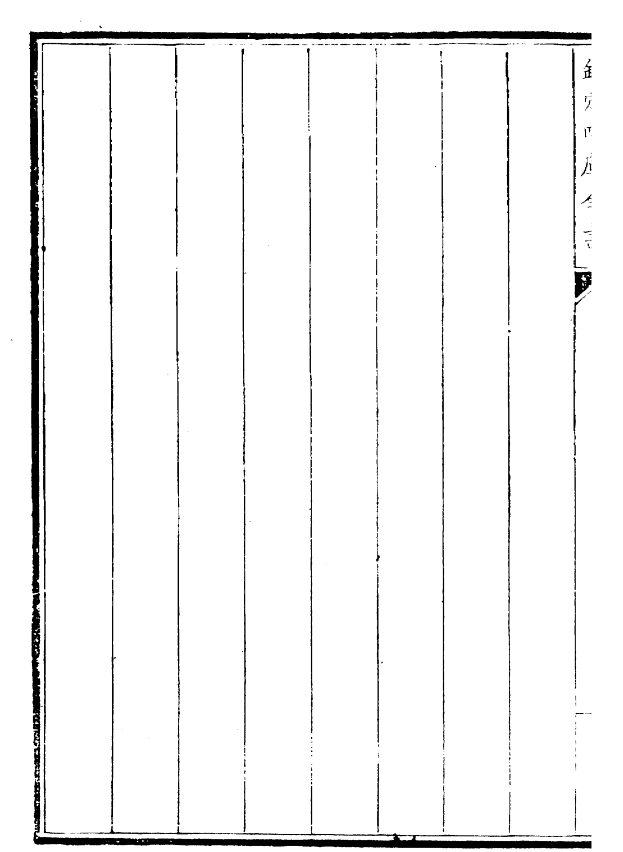
周禮訂義卷十二

謹案卷十一第三十一頁後二行而韋氏裘氏缺焉刊本韋氏訛韋人今改

卷十二第六頁後二行嬪之為言賓也刊本脫言字今增

第十二頁前四行使其屬官刊本官訛宮今改

第十八頁前一行凡種稑之種刊本穜訛種今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李學錦

謄録舉人臣洪道濟

謄録監生臣任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周禮訂義卷十三
周禮訂義卷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周禮訂義卷十三

宋 王與之 撰

九嬪

鄭康成曰嬪婦○王昭禹曰女之賓從於主謂之嬪書于二女言嬪于虞九嬪以賓從於主為義故亦謂之嬪昏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不列夫人于此官者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黃氏曰鄭引

所義六宮有三夫人以經考之恐非內小臣擯詔后禮事相九嬪之禮事寺人佐世婦治禮事無擯佐夫人者女御比士妻世婦比大夫妻九嬪比諸侯夫人其言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亦恐非周官大夫元士不止於二十七八十一其為內外相敵之數未可信也若曰數當立此以戒廣色則或恐是曰九嬪疑若一娶九女因以名之王娶下比諸侯

○薛平仲曰周官言夫人多矣而夫人曾不列於官九嬪世婦女御又不言其數三公固無官也嬪婦女御之以德進者不徒求以充位也內宰自內豎以上皆所以紀綱王宮之治而九嬪以下所以輔成土內之治者非法不立非人不行內

外盖一道所以叙次之别如此

陳君舉曰婦人女子常與至尊幽居九重人弗得見驕蹇自恣無所不至故使之分職於六宮附屬於冢宰而天官内宰春官世婦又得以參檢其事與夫婦妾賤人自相使令而無畏忌者不同矣漢高之戚夫人子留侯曰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何益袁盎却慎夫人坐文帝怒説以人彘乃從使大臣得與内事其如是乎後世一女專恣而公卿附離之不暇尚何冢

宰之能率

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

賈氏曰婦學之法謂婦人所學之法所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也○易氏曰内宰言其學之已成者故謂之陰禮九嬪言其學之未成者故謂之婦職○王氏詳説曰内宰之教舉其要也九嬪之教致其詳也故以婦學為言○史氏曰九嬪受教於内宰謂之陰禮故能知内學之法法者規矩準繩也○鄭康成曰九嬪以下九九而御於王所九嬪既習於四事又備於從人之道

是以教女御○鄭景望曰九嬪言教九御而不言教世婦則世婦亦必婦德之成者而後為之○史氏曰教九御則世婦御妻内人皆在 ⊙劉執中曰一曰婦德以柔順貞潔為本而皆本於德○史氏曰周南之詩無非后事關雎首篇明后妃之德則德之為本固可知也惟其有德則外之為賢君子内之為賢婦人他或未能不害其為賢苟無其德徒有其言則婦有長舌維厲之階苟無其德徒有其容則色之蠱媚傾人之國苟無其德徒有其功則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何足道哉惟其以德教之於前則三者自然類進故為婦道之全此教之之法必先於德 二曰婦言者言其心之聲心懷温柔則言温柔心懷正順則言正順○鄭鍔曰婦有長舌維厲之階詩以為刺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書以

為戒婦人之言其可妄出諸口乎教以婦言者欲其寡訥也 三曰婦容者謂用禮以正其容也容見於身則動根於德德以正其心而禮以正其容故能步武成於宮商動静中於禮樂詩不云乎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鄭鍔曰治容誨淫易繫以為盜之招妻美而豔孔父所以見殺婦人之容其可以不婉其婉乎教以婦容者欲其婉也 四曰婦功功者德行之實有德行以飭其身而無功實以事其上雖有寵禄不足以自固矣故有宗廟之祭祀籩豆之濯摡不可以不致其潔有王后之

奉養膳羞之精雋不可以不盡其心有祭服之玄黃
歲功之所施不可以不致其力有粢盛之饋食薦徹
之賛佐不可以不盡其禮○鄭康成曰婦功謂絲枲○鄭鍔曰教以婦功者欲
其知蠶織也驕侈之習與性俱成安知四事為不可忽所
以有賴於九嬪之教
鄭康成曰教各帥其屬者亦使九九相與從於王所
息之燕寢御猶進也勸也進勸王息亦相次叙凡羣
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早者宜先尊者宜後

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遍云自望後反之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為天使婦從夫放月紀○賈氏曰謂月初甲者為始望後尊者為先御見之法無正文鄭以意消息之○史氏曰嬪有九三倍之為世婦九倍之為御妻各帥其屬帥其所分教者以時進御於君故曰叙叙者有節而不亂葢氣血有限而顏色無窮苟無其節則耗憊隨之

凡祭祀贊玉齍音咨贊后薦徹豆籩

賈氏曰祭祀之時男子進俎婦人設豆籩簠簋贊助也助后薦玉齍○鄭康成曰玉齍玉敦受黍稷器○賈氏曰豆籩言贊薦徹而玉齍直贊不云薦徹明直贊進而已○鄭鍔曰故書以玉齍為王齍王安石用其說乃謂下言贊后則上言贊王言之序也以經攷之大宗伯奉玉齍小宗伯逆齍肆師表齍盛告潔凡此皆贊王也禮官當贊王則九嬪所贊者皆贊后謂為贊王非也○王氏詳說曰大

宗伯云奉玉齍小宗伯云辨六齍之名物使六宮之人共奉之是玉齍之事非王后之所奉然共齍者六宮之人奉齍者大宗伯進齍者后替后之進齍者九嬪若夫籩豆之事雖存於有司而薦徹籩豆者后之事蓋婦人無非無儀惟王中饋况籩豆奉承宗廟得不為后之事乎至大祭祀后不預則大宗伯攝而薦豆籩徹醢人醢人皆以奄與女奚掌之所以知其為后之事明堂位曰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是

已

若有賓客則從后

賈氏曰后有事於賓客謂助王享燕時九嬪則從后往○林氏曰九嬪之從后猶宗伯之從王○鄭康成曰當贊后事

大喪帥敘哭者亦如之

賈氏曰大喪王喪○鄭康成曰亦從后帥猶道也后哭衆之次敘者乃哭○王氏曰大喪外宗敘內外朝暮哭者九嬪亦從后帥之

世婦

王昭禹曰執箕箒以事人者謂之婦記曰納女於天子備洒埽婦之事人有廣嗣之義故謂之世婦○鄭節卿曰天官世婦以廣嗣為義春官世婦卿以掌女宮之宿戒名同而官異不得不分内外○鄭康成曰不言數者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

掌祭祀賔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摡古爱反為齍盛

鄭康成曰濯滌也摡拭也為猶差擇○賈氏曰祭祀黍稷春人舂之

饎人炊之故知此世婦非舂非炊是差擇也○鄭鍔曰所用之器則濯摡以致潔所奉之粢盛則差擇以致精先王之置世婦豈徒奉左右以為悅哉其所掌者重矣○王氏詳說曰少牢曰雍人摡鼎俎廩人摡甑甗司宫摡豆籩是濯摡之事為男子之職周禮以女宫而濯摡此所以與少牢異故曰周之禮樂庶事備

及祭之日涖音利陳女宫之具凡内羞之物

鄭康成曰涖臨也○賈氏曰案春官世婦宫卿云掌女宫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此官直臨之而已内羞房中之羞○賈氏曰謂餱餌粉餈案少牢皆從房中而來○王昭禹

曰內羞則籩人醢人爲王及后世子共之及祭之日世婦涖陳之

總論

劉執中曰王與后之祭祀賔客喪紀外有百執事各帥其屬夙夜厥職非不可以備其物致其誠也必使九嬪世婦躬涖乃事又俾女御從而觀焉葢以婦人不事于宗廟賔客喪紀則不知所以事上之道使之豈獨致己之誠哉亦所以役之艱難俾盡其敬也此關睢之后妃名南之夫人立教於前而周官所以帥

而習之於後

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

鄭康成曰王使往弔 ○賈氏曰案司服公卿大夫皆王親弔之此又使世婦者蓋使世婦致禮物但弔是大名雖致禮亦名為弔是以大僕云掌三公六卿之弔勞注云王使往小臣云掌士大夫之弔勞注云致禮同名為弔是其事也 ○王氏曰世婦視大夫故使弔臨于卿大夫之喪

總論

葉氏曰自古婦人之賢者蓋不易得故生則寢之地

以教其甲衣之裼以教其正弄之瓦以教其事既十年則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覲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十五而笄二十而嫁先嫁之三月或教于公宫或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用牲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如此而後備於從人之道况夫王之北宫當貫魚之寵者可以非其人哉後世人主不擇德而以色甚者或取之倡優下賤如漢趙飛燕

李夫人之屬是也曲禮納女子于天子曰備百姓言以廣子姓耳深山大澤寔生龍蛇母子傅類亦不可忽晉愍懷太子宮中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屠家女也先王之制百二十人猶以無人而闕之其至難至謹如此

女御

鄭康成曰昏義所謂御妻御猶進也侍也○王昭禹曰預於燕寢之事則事之至賤非若婦有敵夫之意故但曰女御而已○史氏曰御之為言如馬之在御必俟人鞭

策然後遲速緩急不失節外有僕御内有婦御皆從其職亦有九嬪教以婦學使之不失於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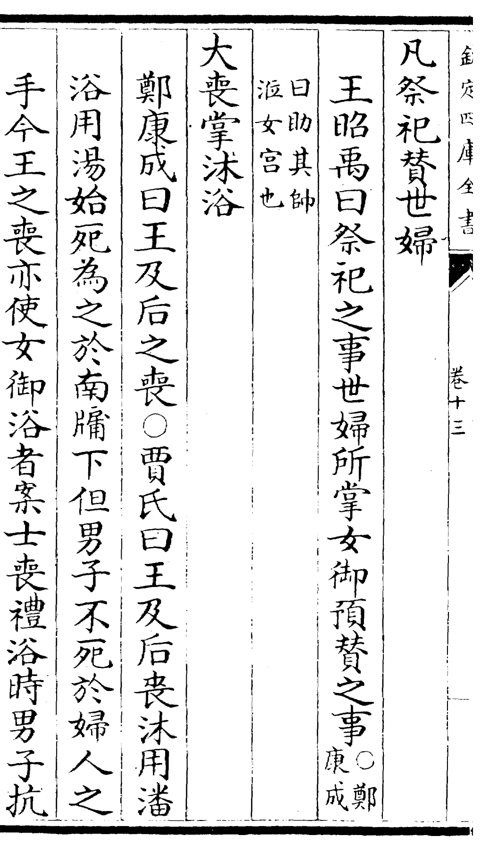
掌御叙于王之燕寢

劉執中曰九嬪云以時御叙者朔望尊卑之叙此言御叙于王之燕寢者以九人長少為叙○林氏曰小星詩曰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所謂御叙則有貴賤别下之名故也○鄭康成曰于王之燕寢則王不就后宫息○王昭禹曰王有六寢一為路寢五為燕寢女御御叙之所九嬪言王所此言燕寢實一也○李氏曰女御掌叙于王之燕寢不使九嬪世婦掌之防上之專妬葢女御官卑不敢嫉

妬自專則内無怨女子孫衆多夫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一有失時則大傷和氣七月女心傷悲東山婦歎于室安得聚少艾之色幽於深宮而無進御之路其情之感動如何哉

以歲時獻功事

王昭禹曰歲時者歲終之時典婦功所謂秋獻功是也○鄭康成曰絲枲成功之事○史氏曰嬪婦化治絲枲女功之常女御掌獻其事則其勤惰又有勸懲矣



凡祭祀賛世婦

王昭禹曰祭祀之事世婦所掌女御預賛之事○鄭康成曰助其帥涖女宫也

大喪掌沐浴

鄭康成曰王及后之喪○賈氏曰王及后喪沐用潘浴用湯始死為之於南牖下但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今王之喪亦使女御浴者案士喪禮浴時男子抗衾則不使婦人今王之喪沐或使婦人而浴未必婦

人或亦供給湯物而已亦得謂之掌

后之喪持翣所甲反

鄭康成曰翣棺飾持而從柩車○黄氏曰案禮器云天子八翣又漢制度皆戴璧后喪亦同將葬向壙之時使此女御持之左右各四人故鄭云持而從柩車○王氏曰

后之喪持翣者女御以蔽飾后為事

從世婦而弔于卿大夫之喪

鄭康成曰從之數葢如使者之介云○賈氏曰世婦象大夫女御象元士但介數依命數為差則王之大夫四命世婦之從亦四人

女祝四人奚八人

鄭康成曰女祝女奴曉祝事者○鄭鍔曰古者聖王設重祭之官絶地天通人神不相雜擾故無事於巫祝後世官廢神有不安其所而為妖於人人有不得其安而祈福於神聖人在上因人情而設巫祝之官是故在國祀之禮則有大祝甸祝詛祝之司在王宫則有女祝以女奴曉者四人為之

薛平仲曰人情莫敬於鬼神而鬼神易以惑莫畏於

簡書而簡書難以守惟知鬼神之有常禮則所以敬之者不可得而惑惟知簡書之有公法則所以畏之者有可得而守女祝之設所以使之敬鬼神鬼神之禮定矣則妖誕之説果何自而入而巫蠱之禍亦何自而見乎女史之設所以使之畏簡書也簡書之法嚴矣則彤管之煒豈不甚可樂而静女之刺何自而作乎格其邪心於幽隠之微杜其私心於記録之遠女祝女史次於女御之後所以為王内之助者深

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

鄭康成曰內祭祀六宮之內竈門戶○賈氏曰祭法王立七祀有戶竈中霤門行泰厲司命后亦與王同今鄭直云竈門戶者以婦人無外事無行與中霤等其竈與門戶人所出入動作所由后亦當祀之也案月令春祀戶夏祀竈秋祀門后祀之時亦當依此○王昭禹曰內祭祀之在內者若五祀之類是也禱疾病求瘳祠報福○王昭禹曰祈福曰禱賽禱曰祠○鄭鍔曰內祭祀則宮中之祭是事之常也內禱祠則疾病之禱是事之非常也

掌以時招梗古猛反禬古外反禳如羊反之事以除疾殃

賈氏曰招者招取善祥梗者禦捍惡之未至禬者除去見在之災禳者推卻見在之變異〇王氏曰禬以禬福禳以禳禍禬以會福而以神仕者曰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則彌凶荒札喪乃所以會福此四者皆與人為疾殃故云除疾殃也〇王昭禹曰招梗者施於未然之前禬禳者施於已然之際招梗禬禳顧何施而不可然女祝掌其事亦固有時矣以男巫攷之春招彌以除疾病冬堂贈無方無筭則招梗者必於春之時禬禳者必於冬之時以春為一歲之始招祥

梗灾宜於時之始冬為一歲之終禬福禳禍宜於時之終○賈氏曰以時者謂隨其時不必在四時

陳君舉曰胡五峰謂宫闈不當有此且曰此殆漢世女巫執左道入宫中為厭勝之事耳是葢末察先王之意古人通天人徹幽明動則有祭故食則祭先飯桑則祭先蠶農則祭先嗇與夫祭行祭門祭竈祭表貉祭先牧祭馬祖等類不一不惟不忘初之意葢神所在有之故所在祭之皆先王謹微之意所以自盡

焉外朝有司巫男巫女巫內朝有女祝所掌者大抵類後世淫祀祈望非福然先王不以為不可必設官以掌之者交三才之道也推其意不惟祈福祥求永貞設而必若此者人臣爱上之詞華封之祝堯天保之報上亦其義耳若曰人事既盡此等事一切勿講則非聖人之意後世人王不脩人事祈望非福若秦始皇漢武帝之求神僊梁武帝之奉佛法又非先王事神之本意○愚案孫説見女巫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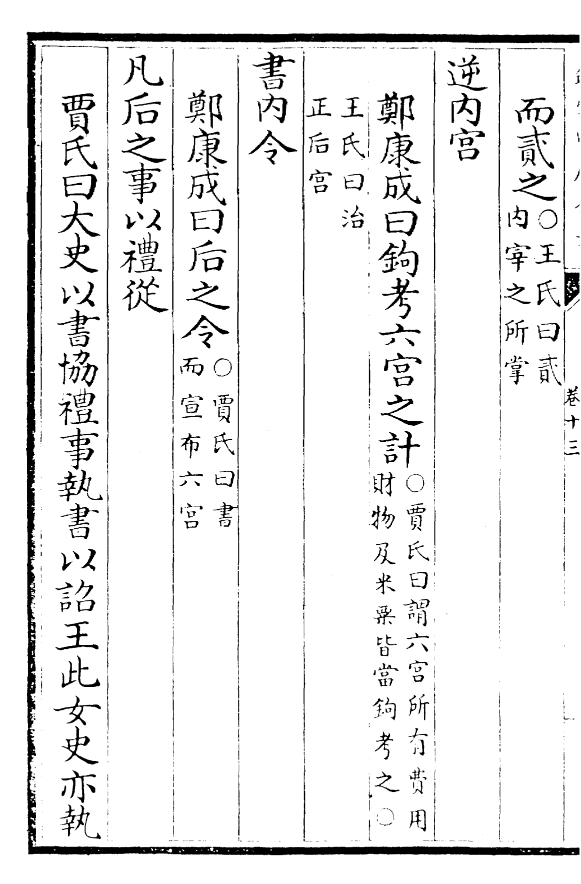
女史八人奚十有六人

黄氏曰鄭曰女祝女奴曉祝事女史女奴曉書者盖與女酒女漿同也酒人列職故女酒為女奴曉酒者漿人列職故女漿為女奴曉漿者可也女祝女史各自列職其事略如春官大祝大史故上聮嬪御與酒漿醯醢不同必非女奴也○劉執中曰女史八人盖擇嬪御之賢者為之○張氏曰女史八人令執彤管在宫中書王后夫人與佐治宫女德之善惡及進御

煩碎之事皆書之故宫女懼而修德○鄭鍔曰古者天子有史官左記言右記動故為天子者不敢有過舉后與王同體言動不謹則家道不齊無以舉天下之内治故有女史○愚案薛平仲說見女祝

掌王后之禮職掌内治之貳以詔后治内政

王昭禹曰王后之禮各有所職若祭祀之禮則有薦徹賔客之禮則有獻酬其職女史掌之王后以禮動當以其職告上○鄭康成曰内治之法本在内宰書



而貳之〇王氏曰貳內宰之所掌

逆內宮

鄭康成曰鉤考六宮之計〇賈氏曰謂六宮所有費用財物及米粟皆當鉤考之〇

王氏曰治正后宮

書內令

鄭康成曰后之令〇賈氏曰書而宣布六宮

凡后之事以禮從

賈氏曰大史以書協禮事執書以詔王此女史亦執

禮書以從后〇王氏曰以禮籍從焉詔后故也〇史氏曰施之於事曰治内政攷女宮以計曰逆内宮紀后之命曰書内令繼之以凡后之事以禮從則知后之言動皆當合於禮是故戒謹於所不覩恐懼於所不聞則於禮也庶幾其可書矣

典婦功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四人賈四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典婦功者主婦人絲枲功官之長〇宮正疏曰諸

言典者出入由已課彼作人故謂之典　○陳君舉曰凡三官悉用士人先王以此人主奢儉所係國家利害所關非士大夫為之則害國亂政必不得已與内宫相闗通如内小臣縫人之類則用宦者耳○賈氏曰有賈四人者以其絲枲有善惡貴賤則須賈也○史氏曰婦人女子嫉妬貪鄙驕奢滛佚皆起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今使之趨作不倦則心之所存日在於此不見異物而遷正有頼於典婦功

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齎音咨

王昭禹曰式言所用之式法言所治之法所用之式則多寡之數所治之法則精麤之度知其所為之法然後可授其為女功之事齎○劉執中曰婦有貴賤則職有重輕授有多寡則功有麤良故有婦式○鄭鍔曰或謂大宰有嬪婦化治絲枲謂之任萬民則指民間之嬪婦言也今此典婦功之官掌授嬪婦女功之事齎鄭康成謂容國中婦人賢善工於事者若如是說則民間嬪婦皆授絲枲於宮

然後為布帛官何給之哉此言嬪即九嬪也言婦即世婦也彼皆舉婦功於宫中宜給以布帛之齎非民間任化治之職者何以知之以其言掌婦式之法以授嬪婦及内人女功之事齎推之可知蓋上言嬪婦下言内人非王宫之嬪婦而誰歟又况所獻之物為以共王及后之用又須于内府則非民間嬪婦之所化治明矣○賈氏曰内宰作二事及婦功惟據九御而言不言九嬪世婦有絲枲之事鄭以九嬪世婦者惟三夫人無職九嬪已下皆有之然女御四德不備故須教之九嬪世婦素觧不須教也○黄

氏曰九嬪世婦通乎諸侯夫人大夫妻典絲所謂内外工也及内人外之於嬪婦

鄭康成曰事齎謂以女功之事來取絲枲○史氏曰給其絲枲之物○黄氏曰事齎治絲枲之事及轉致雜費授其齎者

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音古良比其小大而賈音嫁之物書而楬其列反之

易氏曰鄭氏謂授當為受非也當為授字謂授嬪婦功之後及秋獻功耳○鄭司農曰苦讀為盬謂分别其練帛與布紵之麤細皆比方其大小○賈氏曰司農之意以典

婦功是都司總掌故分别布帛其典絲唯主絲絲其良者也典枲唯主布布為苦者也

史氏曰辨苦良工有巧拙也比小大功有等差也賈之者估其直之低昂書而楬之者榜其物以見凡目

○鄭景望曰典婦功典絲典枲皆楬賈何也其亦曰省月試既廩稱事以勸勵百工之意

以共王及后之用頒之于内府

黄氏曰典婦功詔典絲典枲共之○賈氏曰於典絲典枲處受其良好者入此典婦功藏之以待王及后之用故藏之於内府也

○王昭禹曰頒之於内

府者所以待邦之大用共四方使者及好賜之所用

典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二人

史氏曰天下之絲皆出於蠶一蠶所吐謂之忽五忽謂之絲則一絲之得亦不易矣後世親蠶之禮廢衣服悉備於四方之土貢故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無一分顧惜由其不知所自來典絲之職亦先王恭儉節用之一助

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楬之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

功之時

黄氏曰凡絲皆掌其入是亦為一府藏也典枲亦然鄭康成以絲入為九職嬪婦所貢絲非也閭師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不貢絲此當是九貢禹貢兖州厥貢漆絲青州厥貢絲枲○賈氏曰后宫所蠶之絲自於后宫用之以共祭服不入典絲其歲常貢之絲若禹貢兖州漆絲之等且餘官更無絲入之文亦當入此典絲也辨其物者謂絲有善惡麤細不同○王氏曰以其賈楬之防其賤貿貴○黄氏曰以其賈楬之將以為授功獻功之程鄭康成曰絲之貢少藏之出之可同官

也時者若溫煖宜縑帛清涼宜文繡

頒絲于外内工皆以物授之

黄氏曰外内工九嬪世婦及諸侯夫人大夫妻○賈氏曰上典婦功授嬪婦功鄭以為九嬪世婦此注内工直云女御者案内宰教女御作二事九嬪教九御以婦職則女御專於絲枲九嬪世婦四德自脩不常為絲枲假使為之以其善事所造惟典婦功以共王及后所用不在典絲典枲

○賈氏曰以物授之若縑帛則授以素絲若文繡則授以綵絲○王昭禹曰亦防其以賤貿貴

凡上之賜予亦如之

鄭康成曰王以絲物賜人○王昭禹曰賜予所用者有貴賤不同亦皆以其物授之

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

黄氏曰鄭康成改良為苦非也又曰其良功典婦功受之亦非也典婦功掌授功之政令典絲典枲掌其出入典婦功非府藏之官猶大府之於内外府良功絲功縑帛○鄭鍔曰典絲之職以絲為王則獻功之時受絲功之縑帛故曰受良功蓋物之美

有曰良絲視麻為至美對苦而言則良為精苦為麤故有良苦之義對縷而言則絲功謂之良功麻功謂之苦功良功絲之繐帛典絲受之苦功麻之布縷典枲受之與典婦功之所受者不相干典婦功於秋獻功則受嬪婦之功嬪婦之功受齎於典婦功之官故彼得而受之非此典婦所頒之絲彼所謂辨其苦良者謂嬪婦之功有苦良耳○王昭禹曰有司之政令若司服弁師所司之政令○劉執中曰待有司之政令謂給邦之百用

王府言王之好賜內府言王及冢宰之好賜予此言上之賜予又非特王及冢宰而已蓋王后夫人所用皆在是矣

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

鄭康成曰以給衣服冕旒及依盥巾之屬白與黑謂之黼采色一成曰就○薛氏曰天子之巾曰黼巾位曰黼依無非黼也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則馬與佩亦用組也然祭祀之用絲者莫急於冕服黼畫則其服也組綬則其冕也在衣而繢在裳而繡黼之於裳則繡矣此曰黼畫者周人以黼為尚耳詩曰玄衮及黼書曰麻冕黼裳此典絲之所以首黼畫也天子繅斿十有二就就成也曰組就者

以組為就也故典絲言良工者其致美乎黼冕之意歟○史氏曰朱緑玄黄止為祭服而不敢他用知其難得也

喪紀共其絲纊_{音曠}組文之物

鄭康成曰以給線縷著盱口綦握之屬青與赤謂之文○賈氏曰云線縷者釋經絲謂所裁縫皆用線縷也云著盱口綦握之屬者釋經纊組案士喪禮握手玄纁裏著組繫喪大紀屬纊以俟絶氣内則云屨著綦鄭云綦屨繫是用纊組之事也云青與赤謂之文繢人職云文繡之屬亦用絲故連言也○王昭禹曰喪紀有用絲以為

線縷有用纊以充衣褥或用組文以為物之飾

凡飾邦器者受文織音志絲組焉

鄭康成曰謂茵席屏風之屬○賈氏曰上既言祭祀喪紀所用此云飾邦器據生人所飾器物言茵者謂若少儀云枕几茵潁之等鄭云茵者褥也云席者謂席之四緣若司几筵紛純之等屏風者即上文注黼依也但上據祭祀此據王所用若司几筵之扆前者是也○王昭禹曰文織以文為織絲組以絲為組文織絲組所以為飾邦器之用

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鄭康成曰種别為計〇鄭司農曰各以其所飾之物會計傅著之〇王氏曰典絲典枲歲終各以其物會之防其以賤貿貴

典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王昭禹曰麻之未緝者謂之枲典枲所掌其物非一獨以枲官名葢麻為女功之正〇鄭鍔曰布有出於麻者亦有出於草者如葛如苘可以為絺為綌是出於草者也然出於麻以衣被乎人者為多故雖布緦縷紵出於麻草之不同而設官止以典枲為名也〇史氏曰觀葛覃后妃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事以其躬歴女功知其物之難成則恭儉

節用服澣濯之衣固宜然言葛不言布者葛輕布重舉輕以見重此葛覃之詩所以為后妃之本而典枲之官助先王崇本之治為多

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齎

鄭康成曰緦十五升布抽其半者白而細疏曰紵○王昭禹曰紵則苧草之為布者草則葛之屬凡可以為布者皆是麻草之物指其自然之質而言之布緦縷紵指其人為之功而言之布緦縷紵皆出於麻草之物　雜言此數物者以著其類聚衆多草葛蘔之屬○史氏曰布重而緦輕　○鄭鍔曰緦者

布之細者縷者綫孟子曰有布縷之征自其已成言之則曰布緦縷紵自其本質言之則曰麻與草○賈氏曰以待時頒功而授齎者典絲注用絲有四時之別此麻草所為四時皆得也授齎亦如典婦功所注○王昭禹曰授齎則授其所以為功之資與典婦功授齎同意○史氏曰計其當用之時授以麻草使為布緦縷紵

及獻功受苦音古功以其賈楬而藏之以待時頒

鄭鍔曰苦功謂麻草所成之功非謂苦惡也指麻草

所成者為苦以見出於絲者為良功○愚案詳見典絲○史氏曰楬其賈者物有等差時頒者衣服賜予之時冬裘夏葛不可紊也○黃氏曰冬服司裘頒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是也暑服典枲頒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楬而藏之以待時頒是也

頒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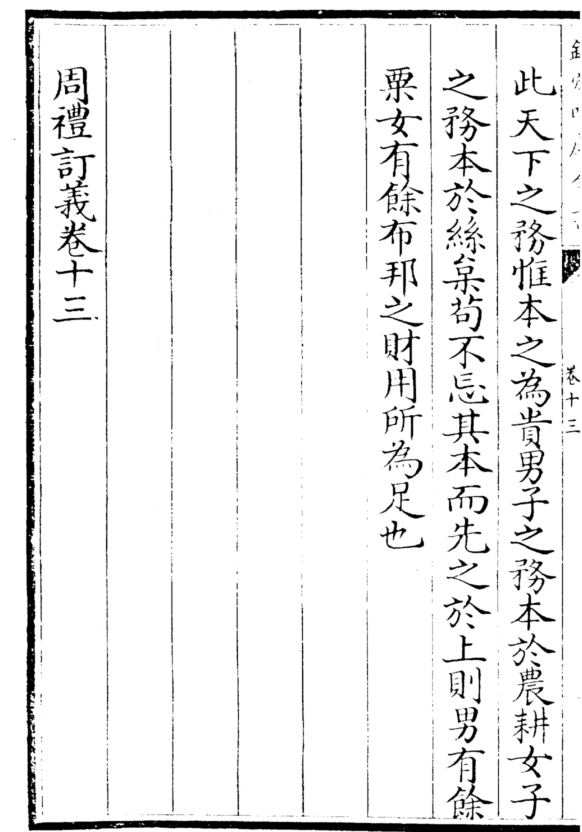
鄭康成曰授之授受班者帛言待有司之政令布言班衣服互文

王氏曰頒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者頒衣服賜予皆

以物授之言賜予而不言上以典絲見之○史氏曰歲終之會各以其物知其出納之數

總論

王昭禹曰先王之於婦職王后帥之以蠶内宰教之以二事九嬪又從而教之至於婦功則絲枲二物亦皆有官以典之及其獻功則后受之而内宰佐之典婦功又辨其苦良比其小大典絲之屬皆辨其物䇭而内人尊而王后皆相率以絲枲之事其詳至於如



此天下之務惟本之為貴男子之務本於農耕女子之務本於絲枲苟不忌其本而先之於上則男有餘粟女有餘布邦之財用所為足也

周禮訂義卷十三